





列傳第二十五

南史三十五

李

延壽

劉湛

庾悅

族弟登之仲文仲文子弘遠仲文族孫仲容

顧琛

顧覲之

孫憲之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軌父柳竝晉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  
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  
常自比管葛不為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帝太尉行參軍  
賞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州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  
稱之服闋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竝稱其器幹武帝入受



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  
湛為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進  
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  
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  
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為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  
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  
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  
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  
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  
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為廣州刺史嫡母

憂去職服闋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  
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  
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及撫軍將軍江夏  
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  
府事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山湛自謂才能不  
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  
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才氣  
常慕汲黯崔瑗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  
字季珪母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為之陳  
請文帝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為之酸懷乃不欲苟違



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壽諮委杖不可不得其人量筭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蒼湛啟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寔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爲湛所主佐之間嫌隙遂構文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上友篤欲加酬順乃之曰當今之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先是王華旣亡景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湛八

年召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竝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爲領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爲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謝湛曰老父悖老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



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如此義康擅權專朝威傾內外湛  
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其  
事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  
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  
節驅煥義康陵轡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  
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  
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獸故云班也遷丹楊尹  
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上與義康形迹既乖豈難將  
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曰  
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

久矣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弔謀又泄竟弗之幸十日詔收  
付廷尉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黠等從誅弟素黃門郎徙  
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  
日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為惡惡不  
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為時流所  
怪

庾悅字仲豫潁川陽陵人也晉太尉亮之曾孫也祖義吳  
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仕晉為司徒右長史  
桓玄篡位為中書侍郎宋武平建鄴累遷建威將軍江州  
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鄰曲士大夫往



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  
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竝負躡營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  
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荅毅時  
衆人竝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  
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鵠豈能以殘炙  
見惠悅又不荅至是毅表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  
豫章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  
入毅將府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竝發背到豫章少日卒  
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曾祖冰丞司空祖蘊廣州刺史父  
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

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晦爲荆  
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  
曹氏壻各位本同一日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唯言即  
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  
物不具則不肯坐嘗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  
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  
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  
之曰因禍爲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  
天爲晦作表云當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爲嘲後爲司  
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



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己志義康不悅出爲吳郡太守以贓貨免官後拜豫章太守徵爲中護軍未拜卒子仲遠初爲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唯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錄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於豫章太守贈侍中登之弟仲文

中文位廣平太守兄登之爲謝晦長史仲文往省之時晦權重朝士竝加敬仲文獨與抗禮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爲丹揚丞旣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

丁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仲文爲吏之道定於受敕之日矣名器旣正則禮亦從之安可未到廢其節乎宜執吏禮從之後始興王濬當鎮湘州以仲文爲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馬如故于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仲文遊二人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文帝常令仲文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蕃湛伏誅以仲文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仲



文爲人強急不耐煩賓客訴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  
術學不爲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  
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  
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  
此見譏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小府卿劉道錫  
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  
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  
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  
仲文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  
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

仲文素厚將怒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  
失奏言仲文事如丘山若縱而不糾復何以爲政晉武  
爲明主斷鬲令史遂能奮發華廩見待不輕廢錮累年  
起改作城門校尉耳若言仲文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  
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踈且景仁當  
意事豈復可蔑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充勳烈  
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即遠出陛  
下重慮反更遲遲於此仲文身上之豐旣自過於范曄所  
疑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司顧問者  
一見陛下願遇旣重恐不敢苦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



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時仲文自理不諳  
制令史竝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  
令史具向仲文說不得停之意仲文了不聽納非為不  
直是苟相留耳雖是令史出乃遂虧朝典又不得謂之  
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下珣時賢  
與桓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邪孔萬祀  
差局言仲文貴要異他尚書令又云不凝不聾不成姑  
彙作此言亦為異也文帝猶優遊使尚之更陳其意尚  
備言仲文愆曰臣畏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  
且得不言觀今之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

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心亦追以悵悵臣  
與仲文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  
仲文有諾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仲文先與  
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  
盛積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  
所輸傾南奉之半劉雍自謂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  
蕉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糶蘇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  
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檠便復乞之選用  
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仲文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  
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黃門太尉不正蒼和故得



傳太尉近與仲文疏欲用德願見作州西曹仲文乃啓用  
為主簿即語德願以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  
不罪故宜出之自從裴劉刑罰已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  
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閑卧紫  
闥無復一事也帝欲出仲文為丹陽又以問尚之荅言仲文  
蹈罪負恩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方復有尹京赫赫之  
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歲月滋甚如臣  
所聞天下議論仲文恒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乃更成形  
勢是老王雅也古人言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政陛下豈  
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

啓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甚

不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也丘謂仲文

上外出若能脩政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組

酬四海之誚今愆譽如山榮任不損仲文若復有彰大之

罪誰敢以聞亦知陛下不能採臣之言故是臣不能以已

之意耳又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中文所行言有人送張

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使仲遠仍嘗送至新林

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

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

便荅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



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  
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  
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郵酒利  
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帝乃可有司  
之奏免中文官卒于家帝錄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  
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爲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  
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  
以不冠而死謂看者曰吾非賊乃日正義兵爲諸君請命耳  
東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年十  
四抱持父乞代之併殺之仲文以弟徽之位御史中丞

涕於聖世邪臣昔啓范畢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情  
所挹政自不能不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也臣謂仲文  
且外出若能消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  
酬四海之誦今愆豐如山榮任不損仲文若復有彰大之  
罪誰敢以聞亦知陛下不能採臣之言故是臣不能以已  
之意耳又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張  
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嘗送至新林  
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  
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  
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



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  
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  
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酈酒利  
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帝乃可有司  
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帝錄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  
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任齊爲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  
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  
以不冠而死請看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君請命耳  
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年十  
四抱持父乞代命遂併殺之仲文從弟徽之位御史中丞

徽之子漪齊邵陵王記室漪子仲容

仲容字子仲幼孤爲叔父冰所養及長杜絕人言專精篤  
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冰時兼顯吏部  
尚書徐勉擬冰子晏嬰爲宮僚冰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  
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  
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爲府佐竝以強學主所禮接  
後爲永康錢唐武康令竝無績多被推劾久之除安成王  
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曰孫生陟陽  
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後爲  
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官仲容博學少有成名頗任氣



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遊會稽卒仲容抄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代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祖履之父悛並爲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彦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

之尚書等門有制八坐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顧碩同席坐明年坐譴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譴出譴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錄事參軍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及元凶殺立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爲刺史即以琛爲會稽太守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爲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



明元年吳縣令張闡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闡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事司空竟陵王誕誕反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及子弟官時孝武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首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孝武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而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厥於吳中作亂以爲貞烈將軍悉以女入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

食孔氏散家糧以振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琛仍爲吳興太守明年坐郡人多翦錢及盜鑄免官歷位都官尚書廢帝即位爲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荅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明帝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旣至歸降後爲負外



常侍中散大夫卒次子寶先大明中為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為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為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曰敕違糾愆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改而自頃刻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為其科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深之及琛吳音不変深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位侍中都官尚書卒於太常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覲之為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歷位尚書都官郎殷

劉隲著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脚疾免歸每夜常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覲之竟免後為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後為尚書吏部郎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覲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孝建中為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轉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



言死後親剝腹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剝剖賜子副  
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母子棄市竝非科例  
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見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  
在忍害謂宜哀矜覲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  
情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後爲吳郡太守幸  
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覲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  
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  
使吾不爲三公耳後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簡子覲之家門  
雍穆爲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覲之  
禁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  
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覲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  
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聞者不達妄意徼倖徒  
虧雅道無聞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愿字子  
恭父深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才辭卒於太子舍人覲之  
孫憲之

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  
與本主爭牛各稱己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  
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  
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  
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



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筓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紀綱營護之又士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喻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卒不能

傷也時西陵戍主杜元懿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非苟通儻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各務已功或禁遏別道人生理外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從來喧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乏從豐良由飢棘舊格新減尚未譏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



調而元懿幸災推利重增困瘦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  
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加無贏竝皆舊格有闕  
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  
侵苦爲公賈怨其所欲舉腹心亦當獸而冠耳書云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公爲損蓋微人所害乃大也  
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則無害於人愚又以便宜者蓋謂  
便於公宜於人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人力之外  
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即日不宜於人方來未便於公名與  
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  
其人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

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人三五  
屬官竝惟正百端輸調又則常然皆眾局檢校首尾尋續  
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  
孽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  
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  
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  
峻竊尋人之多僞寔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  
劇竒巧所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庶黎之衆心  
用參差難卒澄之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  
澆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累千符旨既嚴



不敢聞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間者  
忽不經懷見殊刑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  
轉窮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  
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保舉其綱領略其  
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痾者重荷生造之恩  
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寇擾公私殊燼彌復特甚儻逢水  
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恤具興步擔令史會稽  
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具興本是堵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  
誠宜改張武帝竝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  
陵王長史南兗南豫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

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老社  
山澤數百里禁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  
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罷老社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  
郎中宋時其祖覬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  
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永明中為豫章內史在  
任清簡務存寬惠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  
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  
梁武帝平建鄴為揚州牧徵憲之為別駕從事史比至而  
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  
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天監八年卒於



家臨終為制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為終制瞑目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為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打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賤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感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以

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胡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施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踈怠祠先自有其典不可有闕自吾已下止用蔬食時果勿回於上世示公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志數十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劉湛識用能寔包經國之略豈知移弟為臣則君臣之道用變兄為主則兄弟之義殊而執數懷姦苟相崇悅與夫推長執而犯順何以異哉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慶悅亦



鵝及以速尤乾餓以愆斯相類矣登之因禍而福倚伏無常仲文賄而為愛乃徇財之過也顧琛吳郡徵兆於初筮觀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莅政所在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為易遇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者矣

列傳第二十五

索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六

羊欣

李

延壽

羊玄保 子戎 兄子希

沈演之

子勳 演之從子憲

吳孫頭

江夷

子湛 孫濟

曾孫敷

五世孫紆 夷弟子智深

六世孫德

江襲之 子謚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與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裘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裘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



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遊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為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更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為輕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先後即板欣補右軍劉蕃司馬後為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並不就文帝重以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為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所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文帝竝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徽字敬猷時譽多欣位河東太守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晉尚書都官郎父綬中書侍郎玄保初為宋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為黃門侍郎善弄茶品第三文帝亦好弄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能禽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為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為苦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為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

歷丹楊尹會稽太守太常皇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以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劾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眾竝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死奉朝劾為解孝武即位為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曰不妄嘗卒謚曰定子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



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茶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甚玄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以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帝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碑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竝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既善茶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具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奔基之妙超古冠今魏

雙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而少有才氣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煥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害人之深弊為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中恒制有司檢士辰詔書占山護宅強盜律論賊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士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煥燿



養種朽木雜果為林苑及陂湖江海魚梁鱸蟹場恒加功  
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  
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  
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  
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  
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竝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  
年壬辰之科從之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為右衛將軍與府  
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為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  
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為益州奪土人妻為妾宏使希舉察  
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叫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密

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門奉牋  
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名官泰始三年為寧朔將軍  
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  
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  
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  
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  
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父葬畢乃不勝哀而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  
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成金墉為燕將慕容恪所陷  
不屈見殺贈東陽太守祖赤黥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實



朱齡石伐蜀為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  
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  
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  
折節好學讀老子百徧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  
縣五等侯舉秀才為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  
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  
之雅杖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  
王義康出蕃誅劉湛等以演之為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  
以後軍長史范晔為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  
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

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  
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群臣黃金生口銅器等  
物演之所得徧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乎此遠夷  
未足多建茅土廓清舊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  
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為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晔懷逆謀演  
之覺其有異言之文帝晔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  
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卧疾理事性好舉才申  
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  
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睦位黃門侍郎與弟西陽王文學  
勃忿閱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給事



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還給事阮佃夫王道隆等位司徒左  
長史為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  
子顓

顓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  
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  
勃貴顓每還吳與賓客填咽顓不至其門勃就之顓送迎  
不越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顓內行甚脩事母  
兄孝友兄昂一名顓亦退素以家貧仕為始安令兄弟不  
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  
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顓

之以此誦三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  
等詣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  
而食昂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苕根供食以樵  
採自食怡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  
樂茂為武康令以顓從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  
兵兵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即表傳之卒  
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史記彥璋演之從祖弟子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父瑛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為駕部郎宋明帝與  
長孫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



爲曰歎美以爲方圓可施少府管堂煩冗材幹者並更其  
憲以史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  
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欲分爲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  
神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  
以憲歸謂人曰沈令料事恃有天才後爲晉安王後軍長  
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充州憲仍留爲冠軍長  
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薨憲劉道濟贓私百萬爲有  
所交陽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  
戶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

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靈孫浚字叔源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  
四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  
援不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  
江對景盟歎景知城內疾疫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內  
人皆盟後舉烽鼓譟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  
景所景曰即日向執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見  
中明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  
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敕外軍若臺  
信復勿以二宮爲念當以死雪恥若不能決戰當深壁



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  
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  
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  
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  
密銜之又勸張嶮立義後得殺之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散驃騎諮  
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為後進之美宋武帝板為鎮軍行參  
軍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武帝  
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位吏部尚  
書具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以死疾去

官後為右僕射夷美風儀善擊琴歷任以和簡著稱出  
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薄斂蔬糗務存儉  
約子湛

湛字微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琴鼓琴兼明算術為  
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為子求  
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  
人競求自昵唯湛自踈固求外出乃以為武陵內史隨王  
誕為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為長史南兖海太守委  
以政事元嘉二十五年徵為侍中任以機密遷左衛將軍  
時改選舉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領博士



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  
衣餘食嘗為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夜成然後起牛餓  
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  
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初上大舉北侵舉朝謂  
為不可唯贊成之及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軍事處  
分一以委焉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眾竝謂  
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  
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於  
傾側劭後宴集未嘗命湛上乃為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  
女欲以和之止將廢劭使湛具詔卑劭之入殺湛直上省

聞叫乃匿傍小屋劭遣求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即殺舍  
吏乃得見湛湛據窻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恁怒慙法壽  
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血斗血  
孝武即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  
恁位著作佐郎恁子敷

敷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  
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為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  
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楊丞時袁粲為尹見敷歎曰風流  
不墜政在江都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敷庶祖母  
王氏老疾敷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



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秀之女大義不終  
褚彥回為衛軍重敷為人先通意引為長史隨府轉司空  
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齊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為吏  
部郎高帝即位敷以祖母久疾啓求自解初宋明帝敕敷  
出繼其叔孫為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  
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  
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敷一  
人傍無眷屬敷宜還本若不欲江孫絕後可以敷小兒繼  
孫為孫尚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頴無子止孫  
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不可改於是還本

自量立後者出為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官  
通賦利武帝遣信檢覆敷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  
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敷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  
乃釋永明中為竟陵王司馬敷好文辭園基第五品為朝  
貴中最遷侍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吳二郡太守復為侍中  
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敷今重登禮  
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  
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  
納言上曰敷常啓吾為其鼻中惡令既以何胤王瑩還門  
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



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一史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敷謝瀟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敷風格不為權倖降意隆昌元年為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敷至雲龍門方知廢立託散動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夏王師卒遺令不受賜贈詔賜錢三萬布百匹子禧啓遵敷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子禧

禧字彥標幼聰警讀書過口便誦選為國子生舉高第起家祕書郎累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明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闋累遷建安內史梁武帝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談之為郡禧拒之及建鄴平禧坐禁錮俄被原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禧及王規與抗禮不為之屈勉因禧門客翟景為子繇求昏於禧女不荅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勉又為子求禧弟葺及王泰女二人竝拒之葺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竝



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  
悅故勉斥泰爲之舊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武帝  
謂勉云江舊資麻應居選部勉曰舊有眼患又不悉人物  
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謚肅舊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  
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舊弟曇字彥德少學涉  
有器度位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卒曇弟祿

祿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發  
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錄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焉廬  
陵威王續代爲荊州留爲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別王荅  
書乃致恨祿先爲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

舊字彥標幼聰警讀書過口便誦選爲國子生舉高第赴  
家祕書郎累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莫

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闕累遷建安內史梁武  
帝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談之爲郡舊拒之及建鄴平舊坐  
禁錮俄被原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  
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舊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屈  
勉因舊門客翟景爲子繇求昏於舊女不荅景再言之乃  
杖景四十日此與勉忤勉又爲子求舊弟葺及王泰女二  
人並拒之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  
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



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  
悅故勉斥泰為之舊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  
謂勉云江舊資廢應居選部勉曰舊有眼患又不悉  
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謚肅舊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  
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舊弟曇字彥德少  
有器度位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卒曇弟祿

祿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  
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錄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  
陵威王續代為荊州留為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別  
書乃致恨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辟之

近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湘  
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後為唐  
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并繫草木人賦數船詠  
竝以自喻子微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以父為戲舊  
子紆

紆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舊患眼紆侍疾將暮月衣  
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  
能解者紆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  
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舊乃因智者啓捨同  
夏縣界牛屯里會為寺乞賜嘉名敕荅云純臣孝子往往



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  
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為名及就  
創造泄故井井水清以異於他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  
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為徐州召為  
迎主簿紉性沈靜好莊老玄言尤善佛也其不樂進仕及父  
卒紉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乃卒子摠

摠字摠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舅吳平  
侯蕭勳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知名  
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為尚書殿中郎武帝撰  
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摠預同此作帝覽摠詩深見嗟賞轉

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  
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摠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  
為忘年友會之遊嘗酬摠詩深相欽挹累遷太子中舍人  
侯景寇建鄴詔以摠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避難會  
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脩心賦摠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  
又自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為始興內史會魏剋  
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  
徵還累遷左戶尚書轉太子詹事摠性寬和溫裕尤工五  
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官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  
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摠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



南史列傳二十六  
左戶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旣當  
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爲豔詩好事  
者相傳諷云今不絕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  
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輕以罪  
斥之云臣昏亂以至於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  
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爲自序云太建之時  
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  
之乖有文集三十卷長子溢頗有文辭性傲誕驕物雖近  
屬故友不免詆欺歷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爲

江智深學卒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出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夷  
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  
簡智深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誕後軍  
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詔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  
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  
其江智深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  
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後爲竟  
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  
誕將爲逆智深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  
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



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集智深常為其首同侶未及  
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為歎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  
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常呼已聳動愧而形於容貌論  
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詆羣  
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為歡咲智深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  
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  
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  
衰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  
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謚智深上議口懷  
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

臣皆騎從上以為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  
讓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皇  
弟之也廢帝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筠妻  
于望鄉君智深兄子驟早孤智深養之如子驟歷黃門  
郎侍中武陵王贊北中郎長史

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 祖道晉太常父纂給事中  
之少孤弟妹七人竝 姻娶盡其心力宋少帝時  
亦出烏程令以善政 土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

肅然後為山陰令人戶三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  
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



百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  
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  
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  
秉之正色荅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  
一枚去官留以付庫秉之宗人遂之字玄遠頗有文義撰  
又釋傳於世位司徒記室參軍秉之子徽尚書都官郎吳  
令元凶殺徐湛之子徽以黨與見誅子謚

謚字令和父徽遇禍謚繫尚方宋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為  
于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為兖州謚傾身奉事為帝所待  
即位以為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謚再遷

右丞兼比部郎太始四年江

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  
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士服大功左丞孫臯重衣禮  
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  
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為孀禮官違越經典於理無狀  
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謚又三  
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惠例亦宜及答臯又結免贖  
詔可出為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軍政  
教苛刻僧遵道又與謚情款隨謚在郡犯小事餓繫郡獄  
僧遵道裂三衣食之盡而死為有司奏徵還明帝崩遇赦  
免齊高帝領南兖州謚為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為游擊



將軍性疏俗善趨時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  
謚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  
疑貳謚獨竭誠歸事齊高帝昇明元年為黃門侍郎領尚  
書左丞沈攸之起議加高帝黃鉞謚所建也事寧遷吏  
部郎齊建元元年位侍中既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  
謚為長史封永新縣伯三年為左戶尚書諸皇子出閣用  
文武王帥悉以委謚尋勅選曰江謚寒士誠當不得競等  
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守吏部謚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  
帝崩謚稱疾不入眾頗疑其怨不預顧命武帝即位謚又  
不遷官以此怨望時武在中不豫謚詣豫章王嶷請問口至

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謚為鎮  
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奕棊占卦云有客南  
來金椀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謚前後罪惡請收送  
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罍盛藥鳩之子介建武中為吳令政  
亦深苛人門榜死人髑髏為謚首介棄官而去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休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名  
也然亦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蓋亦猶賢  
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綢繆帷幄遂參  
機務處默保閑篤素叔源節見臨危懿德高風所謂世有  
人矣茂遠自晉及陳雅道相係弈世載德斯之謂焉而摠



溺於寵狎反以文雅為敗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  
玄叔清介著美足以追蹤古烈令和窺覘成性終取躓於  
險塗宜矣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南史三十七

李

延壽

沈慶之

孫昭略從子攸之

子文季

弟文秀

攸之從孫僧昭

宗慤

從子文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  
使其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  
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龍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  
知名兄敬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  
即賞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太守伯  
符板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



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彦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士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屣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威將軍率衆助脩之失律

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猷緣沔諸蠻後爲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以本號爲雍州隨府西上征蠻寇屢有功還都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群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大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



火頃之風甚熾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竝飢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竝移都下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老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若之申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碣磔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剋此二戍館穀中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爲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

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碣磔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入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之慶之諫乃止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碣磔慶之以爲不可會制使柔柔許退諸將竝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關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所學之者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碣磔未成碣磔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



據清口慶之奔驛馳歸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謹動羣蠻自淮汝間至江沔咸離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並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摠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凶殺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竝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未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天

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深不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疑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足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峻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sub>下</sub>之氣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唇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峻何不拜謝峻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衆軍旣集假慶之爲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勸即大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



白之孝武踐祚以慶之為領軍將軍尋出為南兖州刺史  
加都督鎮盱台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  
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  
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  
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  
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  
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固讓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率眾討之誕遣客沈道  
愨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方慶之遣道愨反數以罪惡慶

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此慶之  
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漸造  
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  
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  
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  
之為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每攻城慶之  
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  
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  
讓爵於是與柳元景竝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  
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初



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  
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荅云鹵  
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  
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  
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  
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  
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閤焉廣開田園  
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  
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  
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竝美容工藝慶之優

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  
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匕筯及杆初上以  
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  
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  
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伯上即令顏  
師伯執筆慶之口受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  
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  
坐竝稱其辭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竝受顧  
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即位加慶  
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幟車左



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  
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  
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一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  
賜几杖竝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  
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  
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竝出貧賤因  
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  
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挿杖而耘  
不為之顧元景等微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歡  
之既通貴鄉里老幼皆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

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視諸沈為劫

以千人士悉患之

慶之詭為置酒大會一時殺之於

境肅清人皆喜悅

廢帝狂悖無道眾勸之廢立及柳

公等連謀以告慶之

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

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

之為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搃統眾軍

帝凶暴其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遜慮

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開清溪池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

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

十是歲皇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給與之謂曰此綃足度籍

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



矣及死贈賻甚厚遣贈侍中太尉如故給寫輅輜轎車前  
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即位追贈侍  
中司空謚曰襄公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羣從姻  
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慶之之死  
也不肯飲樂收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  
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  
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  
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  
興為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齊受禪國除昭明弟  
昭略

昭略字茂隆性狂儻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嘗醉  
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臺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  
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瘦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  
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肥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柰  
汝癡何景明末為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之及即位謂王  
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用之儉以擬前軍將軍上不  
欲遣乃可具奏尋為中書郎累遷侍中主宴嘗戲昭略曰  
賢叔可謂兵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  
以卿為初陰末元中與叔父文柔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  
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後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



相無才致有今日以既投其面口使為破面鬼死時言笑  
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請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荅曰  
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  
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荅之邪昭略弟昭  
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心捨母入執母手悲泣  
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  
滅獨用生何為又絕吭而死時人誣其累世孝義中興元  
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寬雅正直  
在宋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  
光善塞及彈碁  
一遇害諸子見收

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  
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為黃門郎  
永校尉明帝宴會  
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為柱下史  
醉者文季不肯飲  
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為南徐州刺史  
褚彥回求幹事人  
為上佐彥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  
海太守休祐被殺  
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  
苦展哀元徽初自祕  
書監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  
斗妻王氏飲亦至三  
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  
年沈攸之反齊高帝  
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  
慶之死也攸之求  
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  
誅其宗族以復舊



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恥齊國建為侍中  
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  
縣侯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頗  
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  
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彥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彥  
回經為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彥回曰  
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  
是發怒彥回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  
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文季也中丞劉休舉其

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

季與彥回並善琵琶

酒闌彥回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

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

彥回顏色無異終曲而止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

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周士無僕射多歷年

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豈世善其對明帝輔政

欲以文季為江州遣左右單景雋以昔文季陳讓稱老不

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雋還具言之延興元年以

為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管事尚書令主晏嘗

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建



武二年魏軍南伐明帝以為憂制  
季鎮壽春文季入城  
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百姓無所  
取文季欲以為都督  
僕射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於宅  
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  
嗣共坐南掖門上時  
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  
文季論時事文季輒  
引以佗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  
軍署府史文季以時  
方昏亂託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  
謂文季曰阿父年六  
十為負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  
小答未幾見害先被  
召便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  
恐往而不反於華林  
省死年五十八朝野究之由興元年  
贈司空謚曰忠憲公

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宋  
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說  
慶之以帝狂悖禍在難測欲因此眾力圖之慶之不從及  
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顯南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未至而明帝  
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州刺史薛安都  
竝同子勛反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召之便歸命請罪即  
安本任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  
城同反文秀遣信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至而文秀  
已受朝命文秀善於撫御被魏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為魏  
所剋終于北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爲宋衡陽王義季  
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魏  
軍南攻朝廷發三兵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  
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爲形陋不堪攸之歎曰  
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  
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授南中  
郎府板長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爲太尉行  
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時都下  
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遠永初以後罷省  
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瑛掌南岸後又

罷攸之遷貞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  
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爲慶  
之所抑遷大

郎攸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  
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閣與宋越譚金等竝爲  
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東興縣侯明  
帝即位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閣會四  
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

軍據

益

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

軍後爲駱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  
曰今衆軍同舉而號不同若有勅夫漁父夜相呵叱便



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毅孝祖爲前  
鋒都矢夫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竝安之時  
毅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竝  
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摠統衆軍  
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  
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  
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  
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  
乏旣出諸軍主竝尤之攸之曰卿志廉藺冠賞事邪  
濟國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且進戰自寅訖午大

破賊於赭圻尋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  
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自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  
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  
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剋赭圻遷寧蠻校尉雍州  
刺史加都督袁顓復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旣久軍主張  
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  
錢溪信至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顓  
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  
衆而奔顓亦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  
山積諸軍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



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  
劉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  
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  
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  
事自強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聞有猛獸輒自圍捕往  
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賊斂嚴  
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  
監豫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明帝崩攸  
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蕃同預顧命會巴西人李承明反蜀  
上搔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

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  
之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  
餘疋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  
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  
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  
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人王者夜中諸廂廓然燭達  
且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貌江州刺史桂陽王  
休範密有異志欲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  
書一函題言沈丞相送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檢得公  
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徵二年休範舉兵襲都攸之謂僚



佐曰桂陽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範平使乃還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聞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時有臺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為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槩道慶與中攸之馬鞍怒索刃槩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高帝又保

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齧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史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韞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既殞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齧廢帝剗斫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夏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



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畜土馬資用  
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  
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  
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  
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  
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  
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鱣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爲攸之  
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爲怨殺猪薦食旣而村人欲  
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或  
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荀昭先以家財葬攸之攸之

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  
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沈沒倉曹  
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令軍糧  
要急而卿不不在意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荅曰樂廣有  
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懽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  
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  
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  
入蠻追者旣失之錄其母去泰真旣失母乃自歸攸之不  
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初  
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人



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富至方伯攸之  
曰豈有是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爲郢荆  
三州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達齊永  
明中卒於光祿大夫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  
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  
若不時舉挫銳損威攸之不從旣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  
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  
死又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  
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  
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

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人作  
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  
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身本不斬生  
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  
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  
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  
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  
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白柰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  
臧洪及陳容廢帝之殞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珂之珂  
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



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  
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  
利故收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  
國不可伐收之不從果敗收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  
宗儼之辭也事敗責之荅曰士為知己豈為君輩所識遂  
伏誅收之景和中與齊高帝同直殿省中以歡好帝以長  
女義興憲公主妻收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竝養之宮中  
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公家營遣焉齊武帝制以收之  
弟雍之孫僧昭為義興公主後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  
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黥於私室時記

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太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  
僧昭署名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  
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  
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  
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荅曰國家有  
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  
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  
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  
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  
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



卒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少問其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元必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少文既高尚諸子群從皆愛好墳典而慤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為征北府主簿與慤同住綺妾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入直而泰潛來就綺妾慤知之入殺牛泰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後以補國上軍將軍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

乃除振武將軍為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軍拒之為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為數道偃旗潛進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領國來迎以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為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一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寶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梳枕刷此外蕭文帝甚嘉之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慤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及事平功次柳元景孝武即以此以為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



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慙設粟飯菜蔬謂客曰宗軍人串噉盡食慙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為言長史帶束郡慙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慙表求赴討乘驛詣慙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慙聳躍數十左右顧眙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慙助我及慙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慙也事平入為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脚折不堪朝直慙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有佳牛堪進御官與不肯賣慙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即位慙為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

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庭子羅雲卒子元寶嗣慙從子史字明揚祖少文名列隱逸傳父敏西中郎諮議參軍史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為驃騎行參軍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竝見圖畫史亦預焉齊鬱林之為南郡王居西州使史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敕史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史仍管書記太孫即位多失德史頗自踈得為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少帝見誅舊寵多被其災唯史與傅昭以清正免齊明帝以為郢州中從事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為荊州刺史引為別駕梁武帝起兵遷



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均唯史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穎胄以相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選天監三年卒子曜卿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安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見推其戡難定功蓋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竝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攸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命命之上逾上終從諸葛之薨代德其有數乎宗慤氣槩風雲竟成其志史蹈履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